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一
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鹽鐵論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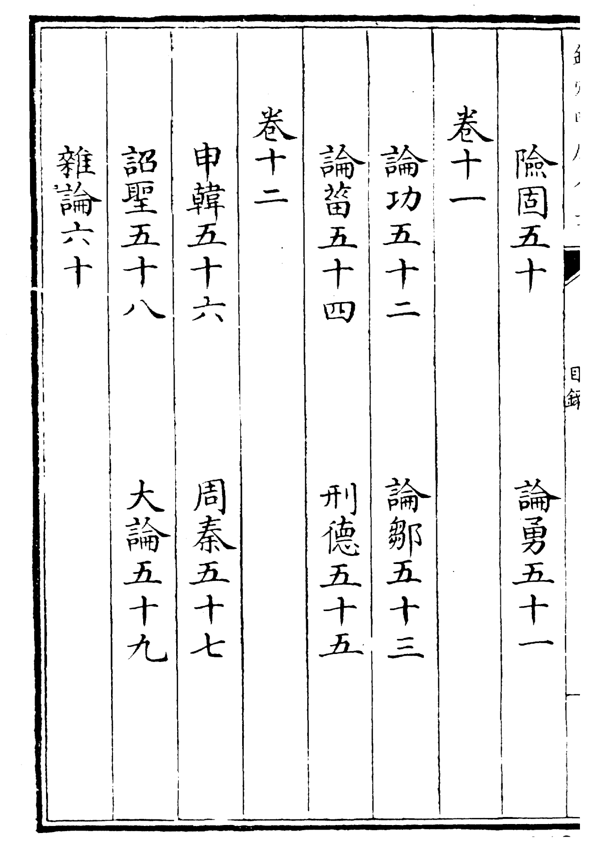
卷三

卷四

卷八

卷九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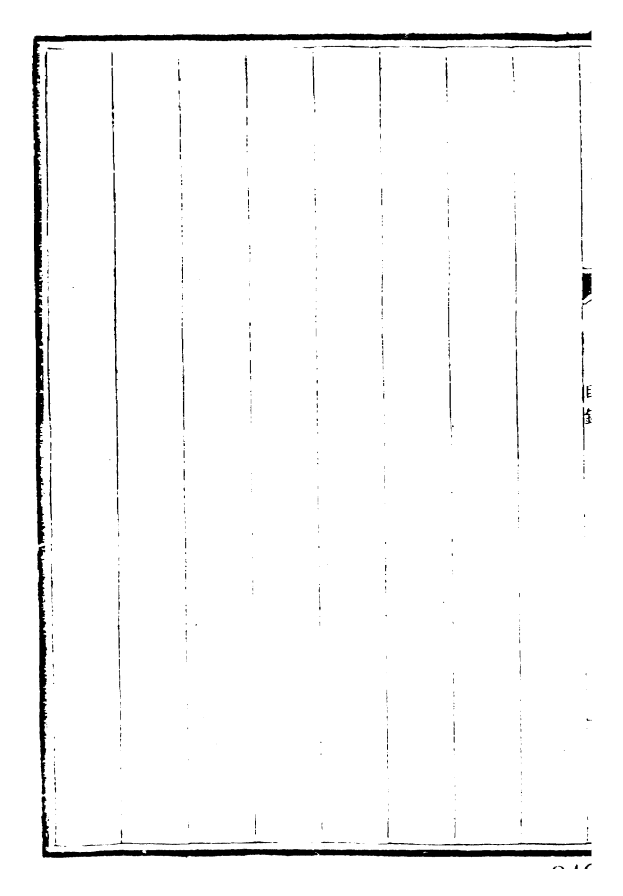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寛撰寛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寛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寛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襍

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弘羊車千秋深致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多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註無所發明然事實亦粗具梗槩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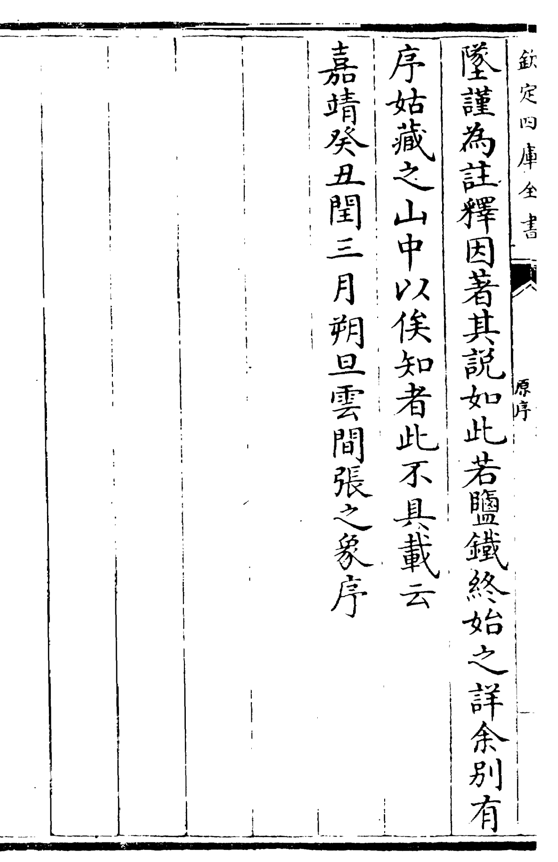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葢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狥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

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

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録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

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歳此之謂也盖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

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者言鼂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來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設施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



隧謹為註釋因著其説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别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卷一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字淫佚音逸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音無示以利然後敎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食貨

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揔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却善也誠也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為暴於邊鄙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彦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

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冦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音瘴塞音賽飭烽燧屯戍音絮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塞邊塞也烽候表也燧塞上亭守烽火者文穎曰邊方避冦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冦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冦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

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

酒榷（音較）置均輸蓄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去聲）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去聲）以懷之（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班固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

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眧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贍)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

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來之國好用兵者亡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恕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内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

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

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字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

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音南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耶

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古贍字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畜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

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澹古贍字溪壑氾論曰霤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巵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泰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顏師古曰欲令務農也

排困市井排斥也坊古防字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去聲曰諸侯好去聲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令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

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梯階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

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音古）無所牟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效其功（食貨志曰古者民受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

穜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廵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使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平聲苦女紅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

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絶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注）幣以贈
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
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賴均輸之蓄倉
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
非所以賈（音古）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
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
南畝而不失其務（韓嬰曰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

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主術訓曰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

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彼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古贍字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生於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强大亡管仲傳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鄲邯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之無文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音騾驢音閭馲音宅駞音佗銜尾入塞音賽驘驢種而

馬生也駝駞古本作槖佗言能負槖囊而佗物也驒音馱騱音奚騵音元馬盡為我畜驒騱古本作驒奚駏驉類也鼲音渾鼦音貂狐貉采旃音氈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罵內懷闚音窺闟音于而心不怍闚闟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

充宫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遊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耒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今贏音騾驢音閭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鼲音渾鼦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實綈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達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

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把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畆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畆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畆八家為鄰家得百畆餘夫各得二十五畆家為公田十畆餘二十畆共為廬舍各得二畆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

多於仁道泯馬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音古)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音隻)蹻(音脚)之徒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柳下恵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恵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許慎曰莊蹻楚

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究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

乃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

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已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盟津之謀

覽冥訓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

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斟搖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音扶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音潮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與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音輳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

[illegible]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鄲音單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音煢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

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音紫）窳（音庾）偷生（徐廣曰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應劭曰呰

弱也晉灼曰寙病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殫盡也竭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古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

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

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而曹衞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黄之鮐音台不可勝音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贍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上聲土硎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

葛裘菜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硎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俶真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鑄音注金為鉏音鋤埏音言埴音植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晁錯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各安其居樂音洛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鑽山石而求金銀没深淵求

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 詮言訓曰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主術訓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

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去聲魯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王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麄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

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懸而退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上聲牛於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

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五羖賃車入秦

臣術篇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

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

歐冶以鎔鑄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劒也取純鉤示之薛燭曰光乎若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

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劒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韓嬰曰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衒鬻賣也朐音昫鹵音魯之鹽不出旃音氊罽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升食

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謂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鶩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天地之間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主術訓曰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

不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

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氊罽音計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一

鹽鐵論卷二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强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

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

貨殖

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着欲不制借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

賈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僇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承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玄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

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

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音扶救偽以質坊古防字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音注錢冶鐵煑鹽吳王擅鄣音嶂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

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音注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貿（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

禁刀幣以通民施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匱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古贍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

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朐故曰朐邴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夫（音扶）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

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强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寳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

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坊記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馬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夷維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

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閭皆驅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

東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

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

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隻)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

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音劬）邴（音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

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頗苦之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

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音注煑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古贍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空郡國倉廩以賑貧）今陛下

繼大功之勤養勞勑音倈之民此用糜鬻之時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粥淖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

(謂之驛騎)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鑊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泰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

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濵（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豊（指武篇曰文王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以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豊邑）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

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

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

里使曾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曾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絏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三戰三

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音蟬于匈奴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

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筍之憂坎井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音朔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斃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

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令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

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庳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憙夜卧者不能蚤起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泰族訓曰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

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陣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內（册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灰）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

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匴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匴許慎曰蟬匴車類也匴當讀如矍頁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産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芮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令以趙高之亡秦而非

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音厥）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呉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

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剌音郎達反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畚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産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

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目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剌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砭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

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許慎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袵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

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

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

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

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

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

果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攣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足曲也胸脡曲也　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暴纊不得須史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聲之士闒音達

茸（音戎）之所惡（音汙）也

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闒獰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

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聲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悦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疵音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

飽而罹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蘇秦合從音縱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

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馬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楚襄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士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因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伍員相去聲闔閭以伯音霸夫音扶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　范雎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　雜事篇曰樂毅為燕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

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說之惠王惠王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刼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刼盡收七十餘城人臣盡節以狥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强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耻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率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氾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

劒也驕主背恩德聽流説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劒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强音彊諫以干名也惜音悕怛音妲之忠誠心動於内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

紲是以貞女要名於没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

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强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幷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强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

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勇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氏奪伯

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七行浮食奇民刊本民訛名

據漢書改

第三頁後八行不時鷄豚之息刊本時訛恃據韓

詩外傳改

第五頁前六行阜其財而利其罷用按國語財下

有求字

第八頁後一行然名隨時而輕重按漢書輕重下

有無常二字

第八頁後二行馬至匹百金刋本匹訛四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四行亦不得宦為吏刋本宦訛官據漢書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以三十年之通按禮記此下有制國用三字

第十一頁後七行雖滲旱災害之殃刋本涔訛洊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刊本脫與字據史記增

第十六頁前三行塞瓠子決河刊本脫河字據漢書增

第十六頁前四行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取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刊本窴訛致東下行流字又揵訛捷並據漢書刪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故紀於烏而烏名按左傳紀於

鳥下有為鳥師三字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秦穆公使孟盟按孟盟左傳史記俱作明七行弦高蹇他按吕氏春秋作弦高奚施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工匠以為其罷刋本匠訛匹據周書改

卷二第四頁後七行吳有豫章郡銅山按劉攽云豫字衍章當作鄣

第五頁後三行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刋本衡三訛衡二據食貨志改

第八頁後一行魏多襄子按史記多作侈

第十四頁前五行胡業與三王爭流刋本脱王字據戰國策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一室無二事刋本脱事字據史記增

第十六頁後四行五采曜眼有時而渝按鴻烈解

曜眼作雖朗

第十六頁後八行吳起為楚減爵禄之令刋本減

訛滅據鴻烈解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此才性之蔽按此五字係杜氏

注混作傳文誤

第十九頁前一行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按

史記柎作跗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封之于商安之地按商安或

作商於或作商顏史記作封之于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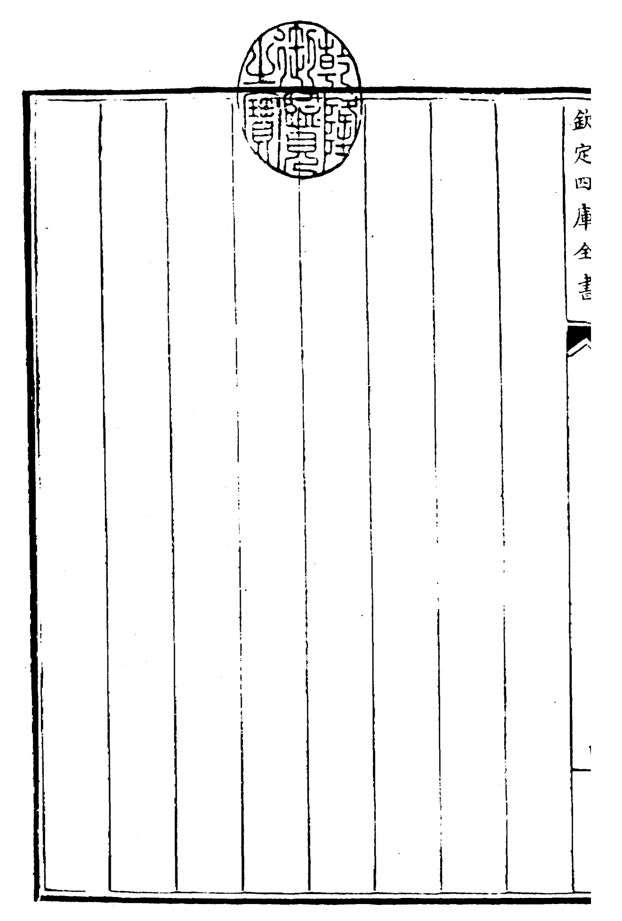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特以強服之耳刋本服訛行據戰國策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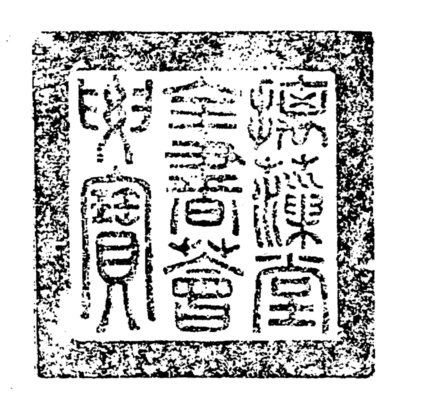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欲去之刋本去訛法據史記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墾草入邑按戰國策入作𠛬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人為之按淮南子作人之為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得之有命按淮南子有作在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三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招以滅陳也顔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 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 日者淮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

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閒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 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

吳田由雷被毛拔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晁錯傳曰晁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

侯皆諠譁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吴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説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音汙）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陳

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傳（去聲）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孔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去聲）不由其道是盗固與

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絶之義有所止不兼惡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音扶以璵音歟璠音煩之玼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曰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

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氾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鼂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

鼂錯傳曰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鄭公爲城陽中尉

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臣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强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内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

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相簡公後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蓄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

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煑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

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轂擊於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宫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絶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鬭雞（蹹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蹵蹋爲戲劉向别録云黄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俞（音俞）作於堂下

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歈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歈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音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

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秦使篇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

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

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内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户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

治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顗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

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去聲兒寛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兒寛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絶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汭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當世燼目爲瞽人以絶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鍾呂

以定四時無毫氂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刺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

予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先王之法為比

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

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兒大夫閑口不言兒寛傳曰寛治尚書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寛爲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及還左內史寛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

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潮音）賢知（去聲）充門（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

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

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天下之士哉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

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去聲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

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

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

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飯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

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殘殺無止康樂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蚍（同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

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虵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公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説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

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内服貂蟬外衣麻枲内廚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馬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博士褚泰泰平準書作大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幷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

漢紀曰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屬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奏可

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

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

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君道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虵同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音洛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當公孫

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

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尚書中候曰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熊非羆非虎非貔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
田於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
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

貢禹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公用彌多而爲者狥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音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唆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爲放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其欲據

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

于髠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别録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騄耳驊騮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

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軺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車軺遥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翹車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指武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顔淵無以賞之賊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强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

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
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
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
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
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
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
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
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齊宣王坐淳
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
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
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
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

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騄駬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及湣音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

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衞晝日步走

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

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王建聽流說信反間音諫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通作擒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齊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上聲）牛要（平聲）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音霸）王（去聲）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御期乎能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餓於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强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繆稱訓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

其冊通作策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潮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齊桓公曰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

處不食其祿節士傳曰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殺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甍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

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曰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鮑焦曰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石買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

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釋事而退也

泰族訓曰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

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㧜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音洛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肥醲

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豊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夫音扶守節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

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

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册通作策 兹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較以澹古贍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去聲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勢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獘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欵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没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澹古贍字不

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端之末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音扶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

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音扶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音扶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暝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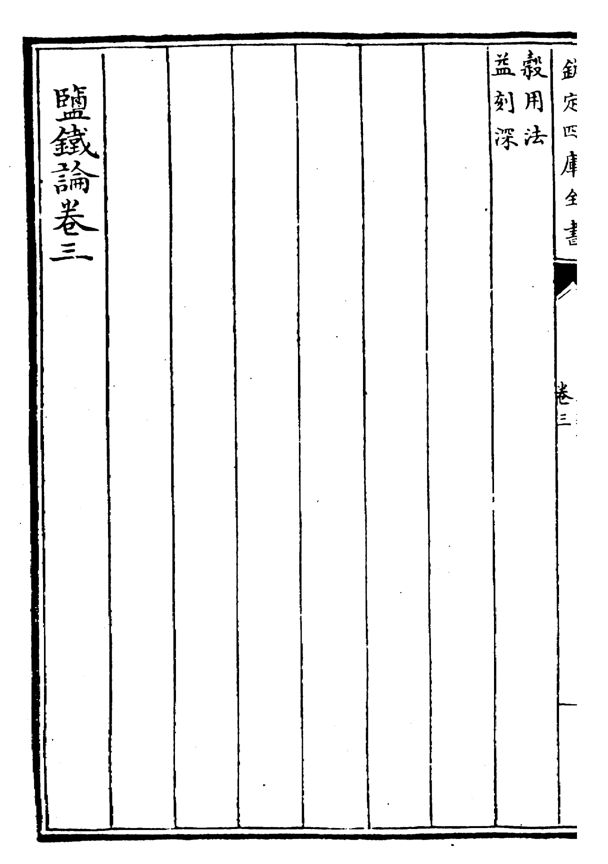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

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氾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

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豪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



殺用法
益刻深

鹽鐵論卷三